

周錦編著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術語大辭典

3

智燕出版社印行

在急需由有志於此道的文學青年，共同有組織，有計劃地，編印各式各樣的通俗讀物，並設法把它推廣到群眾中去。

在這些通俗讀物中，包含有趣味的小說，故事，詩歌，平話，彈詞，對話劇，敘事詩等各種體裁。大抵在工作進行的過程中，隨時可以「發明」或「發見」一些更好的體裁。這些讀物的編印，應注意以下數點：

- (一)編制生動而有趣；
- (二)附有生動有力的插圖；
- (三)題材具有新聞性，刺激性；
- (四)與大眾生活打成一片；
- (五)兼談時事，不拘於純文藝；
- (六)盡量刊登讀者作品；
- (七)特別注重壁報之普及；
- (八)篇幅簡短，定價低廉；
- (九)不僅編印了事，且注意推廣；
- (十)……………。

在編製戰時通俗讀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於拉丁化文字之推行。實際上，祇有在抗戰的時候，在需要發動群眾的時候，拉丁化運動纔能獲得它正常開展的機會；

同時，也祇有在這個時候，拉丁化文字纔能發揮它教育群眾的非凡妙用來。

偉大創作的前期

在論述戰時文藝總動員的各部門的計劃時，我沒有談到小說和長篇小說。事實上，據我看來，戰時的短篇小說，大部分都將採取「報告」的形態。其實好的「報告」也就是好的小說，而真實性較多的小說也同時兼具着一報告」的特性。至於長篇小說，在大戰期內，由於作者生活的不安定，由於讀者生活的過於緊張，特別是由於書店的不肯承印，大概是會停滯一個時期的吧。

然而這是沒有關係的，作家在這個時候，可以把他的工作轉移在別的方面，或者乾脆投身在鬥爭的漩渦中。事實上，一切偉大的創作都是在鬥爭中生長出來的：如果沒有蘇聯多年痛苦的內戰，則像綏拉非摩維支的「鐵流」，法捷也夫的「毀滅」，孚爾瑪洛夫的「却派也夫」，乃至高爾基主編的「內戰史」那樣的震鑠千古的巨著，大概是不會生長出來的吧。在中國作家面前所展開着的，現在是一幅偉大時代的動亂圖影，而且這一幅偉大的圖影，如今是在向更驚心動魄的方面展開下去。咆哮着的大地，怒吼着的群眾，鬥爭着的中國都替我們

將來非凡的偉大作品奠定了鋼鐵一般基礎。

我們可以說，現在是中國的偉大創作誕生的前期。

不過，我們的作家如果不肯參加實際的鬥爭生活，甚至不肯盡他最少一部分的能力參加戰時的文藝總動員，換言之，如果作家迴避時代，畏懼時代，則他的偉大作品的計劃終不過一個夢想而已。而且他的整個「事業」，也將要隨着舊時代的殘渣一齊被掃蕩了的吧。時代本身是最無情的。

有計劃有組織地幹

時代的重壓，家國的危亡，人生的正義，仇恨的燃燒，再加生活的悲慘上，創作的苦悶，都迫使中國的每一個文藝者不得不投身於偉大的鬥爭漩渦中，響應整個民族抗戰的全國文藝總動員，成為刻不容緩的事了。

甚麼能決定中國民族抗戰的勝利呢？曰：全國總動員！甚麼能決定中國文藝總動員的偉大成就呢？曰：有組織，有計劃地幹下去！「組織」和「計劃」二者，不論在任何鬥爭場合，始終是決定勝利的重要因素！

全中國的作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立即把自己身組織起來！全中國的作家協會，詩人協會，戲劇家協會，歌曲作家協會，……立即動員自身所有的力量，為

這個偉大的鬥爭而服役吧！要在最短期間，集合全國各部門的文藝家，共同討論出一個最少一年內的作戰計劃。然後發揮各個部門的所有能力，把各個小組——各個戰鬥單位伸長到每一個群眾角落裏。用各種方式來喚起並組織我們的群眾，用各種武器來打擊並消滅我們的敵人。必要的時候，雖灑盡我們的熱血亦在所不辭！

起來！全中國的文藝者們！準備戰時文藝總動員！

（選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光明

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七七〇〇〇〇〇六》

【抗戰文學（三）】

「我們為什麼抗戰」，是郭沫若闡明「抗戰」偉大意義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表於「抗戰」三日刊第二號。

抗戰開始了，雖然是由於敵人的瘋狂侵略，但我們終於以極端的弱勢振起反抗了。反侵略，保鄉衛國，更重大的意義應該是維護民族文化、世界文化，以及全人類的幸福。因此，再大的犧牲，也都是值得的。於抗戰開始，以作家身分向全世界解釋了中國抗戰的真義，也告訴了全國作家應有的態度，為中國抗戰創造了精神力量。

這一項資料——

◎ 我們爲什麼抗戰？（郭沫若）

——爲保衛自己的祖國

——爲保衛世界的文化

——爲保衛全人類的福祉

東方有一大群瘋狗，這一大群瘋狗便是日本國的飛揚跋扈的軍人。

日本的軍人，尤其他們的領導者，他們自幼年時便受着偏頗的軍事教育，他們的頭腦異常簡單，除掉侵略、佔領、轟炸、屠殺之外，沒有其他的字彙。他們自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戰役獲得了戰勝的甘餌以來，他們只知道戰爭的利得而不知道戰爭的慘禍，這，早昏迷了他們作爲人而存在的良心，他們是把人的血液當成爲醇酒了。

歐洲大戰對於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勢漸漸地失掉平衡，日本的軍人便愈加跋扈起來，他們在他們的本國是早已施行了軍事的統治的。連那號稱爲自由主義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發言權，而且連生存權都時時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設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這一大群的狂暴軍人的統治之下，在吐放着他們的毒氣。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他們不僅是想吞滅我們全體的中國，而且是想一混我們整個的世界。這，我們是明確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具眼光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們曉得，人類的福祉是在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的統治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建設起來的。人類自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着人類的協和，泯除着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偏狹的傳統，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先天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人類文化是這樣建設了起來，今後的人類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來。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替我們建設了四千年的文化，以仁義爲大本的文化。這文化我們作爲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人早於千年以前脫掉原始的界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內，曾受過一度原始民族，滿洲人的蹂躪，受了他們的無理的統治束縛，聰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殘，因此對於世界文化幾乎沒有絲毫

的貢獻。然而，深賴歐美民族在和平的統治之下建設了新興的科學文明，補償了我們的陷缺。這文明又由歐美國民族作為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早於五十年以前脫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歐美人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軍部統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呢？是毀壞文明，摧殘人類福祉的飛機大砲，毒氣細菌！

日本的狂暴軍部是世界文化，人類福祉的最大的威脅，這，是明而且白的事體。

不僅我們中國民族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是整個人類都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了。

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數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日本軍閥所利用，用來毀滅我們全人類了。

我們中國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素質，我們被迫迫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著正義的劍，起來了。我們不僅是爲要爭取我們的生存權，爲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而抗戰，我們並且是爲要保衛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而抗戰。

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我們的意志却很

堅強。我們也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強悍是因有日本經濟爲糧台，而日本的經濟基礎是奠設在我們中國身上的。我們中國能制日本經濟的致命，同時也就是能制日本軍部的致命。古語云：「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我們要拼棄我們的一切，至少是要達到與日本軍部同歸於盡的一步。

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存權，犧牲了自己的祖國，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得到保障，我們能遂行着這種使命，我們是感覺着無上的光榮的。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戰士，請您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爲全世界的文化而戰，爲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殲滅這東方的一大群瘋狗！

（選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抗戰」三日刊第二號）

《〇七〇〇〇〇〇七》

【抗戰文學四】

「爲士兵們做的文藝工作」，是鄭振鐸鼓舞文藝作家參加抗戰行列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發表於「吶喊」第二期。

沒有口號，也沒有宣傳，非常實在的說出了文藝工作

應該爲士兵們做些甚麼。雖是簡單明白的敘說，却蘊涵着無限的真實感情和誠懇態度。

這一項資料——

◎ 爲士兵們做的文藝工作（鄭振鐸）

士兵們出生入死，爲民族救亡的最前鋒。他們犧牲了一切，爲祖國的自由獨立而戰，爲世界的和平而戰。他們已表現了他們最崇高的忠勇與犧牲的精神。

我們還沒有上前線的文藝工作者，在自己應做的工以外，還應該爲忠勇的前線的士兵們及躺在後方醫院裏的傷兵們做些工作。

士兵們所需要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慰勞，同時也需要精神上的糧食——這糧食便是文藝工作者所應該給予他們的。

我們應該爲士兵們編輯一種定期刊物，文字要淺，插圖要多——因此須要求漫畫家們的合作——內容大致可分爲左列九欄：

(一) 短論：正確的政論與奮發的刺激的文字。

(二) 新聞：國際的與國內的新聞，特別是戰事消息，要有系統的變成故事式的組織。

(三) 戰爭的故事：像南口羅團的全團殉國，空軍勇士

們的作戰經過，具可強調，以故事的形式寫出。

(四) 歷史的故事：像甲午之役，明末的抗戰等等。

(五) 人物傳記：大將以至忠勇的士兵的生平均可成爲好題材，只要寫作的技巧高明。

(六) 小說：可將普法戰爭，以及歐戰時代的許多小說，重述一過，中外歷史上的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可以寫成小說。

(七) 詩歌：以有刺激性的詩歌爲主，最好能夠附以歌譜。

(八) 短劇：以十幾分鐘可以演畢者爲主，題材最好是抗戰的故事。

(九) 常識：像預防毒氣的常識等。

全部文字最好都附以插圖。刊出的日期，一個星期一冊已經足夠了。內容不一定要有時間性。但必須具有濃厚的文藝的趣味。

如果小說故事，戲曲，傳記等，篇幅較長，也可以多出小冊子，仍附圖。

這是我們還沒有上前線去的人所應該做的工作之一。希望文藝工作者們立刻起來做！漫畫家們也立刻起來做！
(還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吶喊」第二期

《〇七〇〇〇〇〇八》

【抗戰文學(五)】

「戰爭時期的文化界」，是胡繩討論抗戰期間文化活動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發表於「抗戰」三日刊第四號。

糾正了「砲聲一響文化無用」的錯誤觀念，希望文化界隨着戰事的激烈和戰場的擴大而加強活動。同時，指出在大城市辦刊物的不合適，應該配合游擊戰，採取游擊方式，重視地域性質，都是很有見地的。

這一項資料——

◎ 戰爭時期的文化界（胡繩）

記得在二二八戰爭的時期，有些拿筆桿的人曾嘆息於自己的無用；現在比二二八更壯烈，更擴大的戰爭又爆發了，同樣的嘆息，我們也間或可以聽到。

在我們眼前的戰爭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情，牠的時期是要用年做單位來計算的，在這長期的全面的抗戰中間，可以沒有文化麼？筆桿可以完全丟掉麼？當然不。恰恰相反，我們的戰爭是爲了保衛文化的！

在這抗戰的時期中，文化界要更大地開展牠的活動

，筆桿要更多地發揮它的能力。爲了提高全民族的抗戰情緒，爲了使全民族的一切力量能很快地結合成一個力量，文化界過去曾盡過不少力量，而今後也更將加強這樣的力量。

可是過去的文化界的活動有着極大的缺點，這些缺點，過去已曾爲人們指出，而現在在砲聲剛一響起的時候，表顯得更加明顯了。也許正是由於這些缺點的存在，才有人發出了「砲聲一響，文化無用」的悲嘆。爲了消滅這樣的悲嘆，也爲了開展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我們必需要先克服這些缺點。

許多缺點的最明顯的一個，我想是在於地域上的畸形的發展。向來文化活動只是以大都市——主要是上海——爲中心，而其他各地方都是仰給於這大都市，譬如在這樣廣大的國家中間，主要刊物都是集中在上海，沒有人盡心竭力地在某一地域中辦一個只在本地域中銷行，且恰恰適合本地域中的需要的刊物。這種缺點在平時還似乎不關重要，但到抗戰時期就顯得十分嚴重了。

我們知道，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抗敵戰爭的策略是游擊戰爭，而文化界在戰時的活動恐怕也應該和軍事上一樣，採取游擊戰爭的策略，但不幸，我們過去所用的

策略是主力戰爭。請看，上海現在一發生了戰爭，立刻刊物停止出版，書籍不能發行，即有小冊子和小刊物出版，也只能在本埠發售。我們只要一想到全國有多少讀者一向都是拿上海的出版物做精神上的食糧，而現在却一旦斷絕了糧食的來源，這危機是多麼大！

我們現在必需向文化界做一個緊急的建議，是「立刻散開到全國的每一個地方去，做堅韌的，持久的游擊戰爭」。我們必需在內地，譬如在成都，在太原，在西安，在武漢，在貴陽，以至在一切的小城市，小鄉鎮中，去開展整個的文化運動。我們現在決不能仍把文化活動局限在大都市中，也不可能拿某一地方做全國文化的發號施令的中心點了。譬如現在辦刊物，就應該在華北，華南，華中，分開地域來辦的較小型的刊物，這不但適應在戰爭時期運輸不便的環境，而且更易於即刻反映某一地域中的特殊的需要。

也許有人要譏笑這種建議是「文化的逃難」，但我並不是主張文化脫離抗戰的前線。在全面抗戰中間本來沒有前線的後方的絕對的界限，我們在後方發動文化運動，正是爲了支持前線的抗戰。我們不是要在砲火下面尋找文化的「象牙之塔」，但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使文

化不致爲砲火所窒息。

在抗戰的進行中，一定有一個時期我們無法印刷我們的作品，但我們仍可以有手寫的壁報做工具，甚至在連紙筆都無從得到的時候，我們還有嘴可以利用，——在抗戰時期我們的文化活動決不能有一刻的停止，恰恰相反，倒要更加擴大，更加深刻，但是我們的文化活動的策略不能不有整個的改變；否則文化的發展又會落到整個客觀形勢的發展的後面做尾巴去了！

（編者按：胡先生的這個建議，的確值得文化界的考慮，而且有許多朋友都談到。我創辦本刊時，初意也想改在漢口出版，但是聽說漢口紙荒，而我因經濟和人事上的關係，這計劃一時也未能實現。而且辦刊物須有一群文化朋友幫忙，僅僅一人動員也做不出獨腳戲來。現在是想做到無法做時再連地做。當然這只是就個人的情形說，講到整個的文化界，胡先生的建議在原則上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選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抗戰」三日刊第四號）

《七七〇〇〇〇〇九》

【抗戰文學】

「文化在抗戰中」，是艾思奇討論抗戰期間文化工作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發表於「抗戰」三日刊第六號。

指出敵人的侵略是要速戰速決的軍事戰，我們的抗戰則是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全面戰；敵人要消滅我們的文化以維持侵略成果，我們要動員文化以保證勝利。因此，在抗戰中，文化工作者要投入，置身於鄉間，於軍伍，體驗生活，寫出與抗戰同不朽的作品來。

這一項資料——

◎ 文化在抗戰中（艾思奇）

現實是一個矛盾而複雜的東西。目前全面抗戰的展開，自然是中國民族史上最光榮的大事，然而就在這時，我們的智識分子，文化人，却感到了極大的苦悶。

抗戰一來，文化全沒有了，我們文化人也無用了，

——較極端的人這樣想，戰爭中間也許還需要文化的罷？但我們平素的工作習慣，已經不能在戰時應用了，我們不知要做些什麼才好，——較中庸些的人也這樣想。

這是真的嗎？

是的，文化全沒有了，敵人的砲火，炸毀了我們所有的大學，倘若我們的眼光只是看在這幾座大學上，那

文化確是被破壞完了。

是的，文化全沒有了，倘若我們所謂的文化，不過就是在課堂裏悠閒安靜地把教科書智識往學生腦裏強注，使學生僅爲了會考和文憑而消耗盡一切的智力，那麼，這種文化也確要告終了。

是的，倘若我們以爲文化的意義只在於寫了稿子可以賣錢！那文化確是沒有了。

倘若我們以爲教育一定要有和平的大學和課堂，寫稿一定要有安定的房間，倘若文化人僅僅有這一點自信，那麼，當這一切都在敵人的砲火之下化成了灰燼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從這一切方面來想時，抗戰是破壞了文化，破壞了文化人工作的餘地，使許多文化人閒下來，在街頭彷徨，苦悶，不知道做什麼才好。

但這並不是真理，事實的真理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的抗戰自然直接是軍事的抗戰，但同時間接地也是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抗戰，更不能離開文化的抗戰。經濟，政治，外交等等的動員，是軍事抗戰不可缺少或後的後盾。文化的動員，也是決定抗戰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

因爲我們的抗戰和敵人相反，敵人是在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戰，而我們這樣展開的却是整個民族的全面戰。整個民族的意識覺醒的動員，是我們所需要的，民衆愈更對抗戰的內容理解得深刻，正確，愈更能形成偉大的自發的力量。但民衆意識的動員就有賴於民衆文化水準一般的提高，就有賴於文化的抗戰。

我們的文化戰也和敵人的相反。我們的抗戰是要靠民衆文化的提高而得到展開，敵人的侵略戰却靠文化的毀滅來加以維繫。我們的敵國已經不能再是先進的文明國了，爲了侵略，他們要用「千人針」「護身佛」之類的迷信來穩住自己畏戰的士兵心理，要用忠君保皇一類的封建觀念來壓制人民對於戰爭和社會的科學認識。敵人不單只用砲火轟毀了我們文化機關，也用欺騙和壓力毀壞了自己。

我們却絕對需要文明，更多的文明，戰爭的教訓逼着我們非提高整個民衆的文化不可，也只有提高整個民衆的文化才能保證勝利，找出生路。

舉一個最小的例子來說說罷。近來社會上盛傳敵人會放毒瓦斯，民衆是不能不設法防備了。怎樣辦呢？我們看見過投機的中藥店，替大家開了許多方子，貼在馬

路旁的牆壁上，讓老實的民衆照抄下來，藥店就可以借此發一筆小小的財，但對於民衆的防毒，實際上有什麼好處呢？

爲着抗戰，我們必須把這些騙人的封建文化的渣滓毀棄，使民衆普遍地了解科學的防毒知識，也惟有使民衆利用合理的，防毒方法才能夠真正保全抗戰的人的力量。

再舉例來說罷，我們固然有很多軍民，能夠了解抗戰的意義，對於抗戰能夠抱着真正犧牲的態度。但我們也不能諱言，還有不少的人，甚至可以說是多數的人，存着動搖的，甚至於畏懼抗戰的心情，他們懷着自私的，個人打算的思想，想逃避，想苟安。

倘若文化活動能在抗戰中提高民衆的認識，清除個人主義的，動搖的意志，打破逃避苟安的幻想，那麼，文化工作不也正是我們抗戰中最必要的一部分麼？

我們能說抗戰中沒有文化，能說文化人無用，能說他們沒有事做嗎？

很明白的，答案一定是一個「不」字。很多的事情，正等着我們去做，正等我們通過這抗戰去把民衆的文化水準提高。只是，使我們不慣的是，文化工作的內

容，方式，都要改變了。

我們不能否認文化人過去對於民衆的生活多少總有些隔離，現在却要更快地打破這隔離的現象。我們固然不必把一切文化人都從教室和亭子間裏趕出來，不必完全廢棄一切學校教育和編寫工作，但他們應該有大部分從安定的閉塞的屋子裏走出來，走向更下層的民衆中間去。

文化人要過一過更現實的生活，在生活中進行他的文化工作。現在大家都以到內地去相號召，這是對的。與其集中在一個高峯上，讓四面八方當做特殊人物來仰望，倒不如變成一個平凡的人，變成農民，難民，商人……。

不要頹喪，讓我們勇敢地面對這有史以來最光榮而艱苦的日子！

（選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
「抗戰」三日刊第六號）

《〇七〇〇〇〇〇一〇》 【抗戰文學（七）】

「『抗戰文藝展望』之發端」，是茅盾討論「抗戰文藝運動」的文章，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發表於「抗戰」三日刊第四十五號。

抗戰期間，偉大作品的產生，一定要作家與抗戰緊緊地結合起來。因此，抗戰文藝，必須有利於抗戰，最好積極的，主動的對抗戰有所貢獻。生活在偉大的抗戰時代的作家，一定要擴大參與層面，由深切的了解抗戰，而寫出真正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作品來。

這一項資料——

◎「抗戰文藝展望」之發端（茅盾）

近來經過好些地方，會見文藝工作的朋友們，縱談之餘，大家都有這麼一個感想：抗戰以來，我們文藝工作者固然「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了應盡而且能盡的本份了，我們從各方面努力過：我們曾經用我們一枝禿筆來宣揚如怒濤如火山噴發的民族解放戰爭的英烈偉大，我們的能力不夠，光焰萬丈的現實被縮成了燭火微明，可是我們總算已經盡了力盡了心；我們又曾經奮我們的禿筆討伐狐鼠般的漢奸，揭發敵人的「鬼畜不如」的兇暴殘忍，擄掠奸淫，我們的能力不夠，曾未能將魔鬼們的形態的萬一付之形象，可是我們也總算做了；是的，我們有過不少的報告，速寫，牆頭小說，街頭劇，詩篇，朗讀詩，我們下過苦心，然而這一切，還不夠得很，「雞零狗碎」之謂是不免的，我們自己亦不滿意。「爲

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人家這樣問，我們自己也這樣問。答案是有的：其一，「因為戰事還在進行中，大家，連文藝工作者在內，都正在忙於更直接的出全力去搶救那垂危的祖國，沒有好好的執筆的機會，甚至也沒有好好的構思的機會。在這時候，他們只能抓住現實的某一斷片，用最單純最直接的形式把它反映出來。這，在抗戰中正盡着一種巨大的作用，而未來的偉大的史詩，也正是由它們發展而成的。」（「七月」第八號，周行「關於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其二：「要寫長篇，就需要對於事件的全體的把握，像現在，戰事還在發展之中，要全體的描寫它，當然不可能。」（「七月」第七號，座談會記錄，端木的話。）這兩個解答，也許都對，但是我們總感得不滿足，總覺得我們的工作既屬「鷄零狗碎」，並且等於「打沙包」，——來一個則應付一下；這是無計劃的，臨時性的，打雜式的，波動的，——我們不能自己滿意。

我讀了「七月」第七號的座談會記錄——「抗戰以後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我覺得有好幾位朋友就滿含着這樣的焦灼和自己也不滿意。是的，我很理解這樣

的心情，因為這樣的心情也曾浮湧在我心頭，使我內視，使我深思。

然而要是我們把什麼「偉大作品的產生問題」撇開不提，我們不要把文藝工作當作「愛妻」，老在憂慮她在這應該產生寧馨兒的時代却紋絲兒不動，消息毫無，——我們要是單從「如何有裨於抗戰」來研究，來看看我們那些「鷄零狗碎」的工作是否真正「在盡着一種巨大的作用」，那麼，我們就會覺得，問題不在作品之長短與否，偉大與否，能夠傳世與否，而在我們的工作究竟有否好好地計劃過，換言之，即究竟我們有沒有將目前有關抗戰的一切問題研究分析深入而抓住了最重要的核心？現在我們民族的命運繫於我們是否能抗戰到底。抗戰到底已是既定的國策了，但如何方能逐步增強我們抗戰的力量而使抗戰到底的國策貫徹始終，以達最後的勝利，這是現在每一個中國人所應貢獻他的一分力的。文藝家首先得貢獻他這一分力，因此目今文藝工作方針的第一事，就是我們先要自問：我們的工作，「大作品」也好，「鷄零狗碎」也好，都可以不管，不得不管的，是能否圍繞着有關抗戰的一切問題的核心在進行，換言之，即我們的工作是不是配合着長期抗戰之必需，我

們的工作是否緊抓住了能夠增強長期抗戰力量的幾個最中心的問題。

我覺得過去我們並沒有，而且現在也還沒有。

我相信文藝朋友們之念念不忘於「偉大作品之產生」，並因尚未產生而有空虛寂寞之感者，或許也就是我上面說的「過去並沒有」而「現在也還沒有」的東西在意識上作怪，不過他未經返而搜查，逕自「任文藝脾氣之直流而且派在「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身上而已。

我以為「抗戰以後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這一題目，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來：

(一)自抗戰以來，無論在前方或後方，關係着抗戰前途的中心問題有幾許？這些問題的實際是怎樣的？我們的作品有否觸及了這些問題？如果觸及了，有沒有抓住了問題的中心，有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核心？如果沒有，那就即使是長篇巨著也於抗戰無多大益處；如果有，那即便是薄物小篇也真能「正盡著一種巨大的作用」的。

(二)現在我們的對日抗戰已經轉進了第二期，我們已經失陷了京，滬，太湖流域，山東北部和江蘇南部；豫皖，已非全壁，津浦，隴海，平漢三線，形勢嚴重；此時此際，我們的關係着怎樣抗戰到底的中心問題是不是

仍屬以前的幾個呢？或者有新加的？舉例說，新兵補充問題之嚴重性，徵兵運動之如何作有效的鼓吹，我們的工作規程簿上有沒有？對於這一問題的實際，我們研究過，抓住了沒有？再舉例說，失陷的地方，倘使其有文化工作的基礎的，我們的文藝工作已經重振旗鼓了沒有？倘使本來沒有基礎的，我們已經潛入了去建立沒有？在軍事政治上，埋伏在敵人後方，即已失陷的區域工作，現在已經是極迫切的問題；那麼，我們文藝者是不是也必須建立起埋伏在敵人後方的工作？對於「未來中國的主人」，我們文藝工作者是否應該給以一些滋補的精神的食糧，我們在這方面的計劃如何？

我以為在今日，從「怎樣方能抗戰到底」這一根本出發的問題，——極嚴重的問題，有的是；我們讀一下這半個月來各報的社論就可以知道的；我們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問題曾經觸及了沒有？

如果許我用一句口號式的話，那就是：「趕快要使我們的工作真正是長期抗戰中的工作」；換言之，就是「爲了長期抗戰的工作」！我們能不能發揮文藝對於抗戰的任務，能不能使我們的工作確實成爲抗戰的武器，就要看我們今後的工作是否能夠抓住了怎樣抗戰到底的

一些中心問題，並且深入這些問題的核心，給以形象的反映。

我常常這樣感得：自抗戰以來，我們有文藝作品，然而沒有抗戰文藝運動！所謂「抗戰文藝運動」，不是多出些文藝刊物，多發表些作品之謂，而是就現實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問題，問題的實際怎樣，然後由此而決定文藝工作的方案。有了這樣的方案，然後文藝工作者不會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究竟有無裨益」的徬徨？亦惟有了這樣的方案，然後抗戰文藝能有整齊的陣容，能與抗戰的現實血脈相通，然後真正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學。

而這所謂「方案」，又須接觸到現實各方面的文藝界同人各舉所見所知以相比較，從而研究分析，以期能正確，能深入，一二人的見聞思慮，斷然不能周到。在這方面我也有我個人的所見，但今天我只是如此動議，具體討論，想來以後還有機會；我希望文藝界同人於我這動議給以注意，發揮之而補充之，而且，——分頭的來討論罷！

（選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抗戰」三日刊第四十五號）

【抗戰文學(V)】

「我們需要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是周行討論「抗戰文學」的論文，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發表於「文藝陣地」第一卷第一期。

對抗戰文藝運動，做了具體可行的建議，並擬定了一個初步的綱要。

這一項資料——

◎ 我們需要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周行）

——一個緊急的動議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文藝活動還是遠落後於抗戰現實的發展。這自然不是一種好現象，但它却是一件事實，我們不能也不必隱諱。據我看來，這主要是由於我們還沒有展開一個抗戰文藝運動，不，豈但沒有展開，我們其實連發動的工作也沒有有目的地做過。到目前為止，我們有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文藝活動，我們各自為戰，沒有計劃，沒有組織，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工作目標；一句話，我們的抗戰文藝活動還處在一種自然發生的狀態中，還不曾轉化為一個抗戰文藝運動。

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廣大而有力的抗戰文藝運動，要文藝服務於民族解放戰爭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是不可

能的。在敵騎日益深入，決勝的時機日益迫近，而動員更廣大的力量以從事戰爭的任務也日益成為必要的今日，我們文藝陣地上的同志們還能夠忽視這一事實麼？還可以不急起直追，整頓我們的陣容，齊一我們的步伐，而甘於放棄自己的重大的責任麼？

這就是我們當前最現實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此，首先我們要對這一個問題加以充分的注意。

這裏必須指出：文藝也是一種科學，因此同時也是一種戰鬥的武器。但雖說如此，一種武器儘讓它放着而不去利用它，那還是沒有用的；去利用它了，然而不知道怎樣用法，結果也還是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的。這就是說：對於文藝這一種武器，我們首先必須充分認識他的性質。不僅如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考察清楚：在過去它做過了一些什麼？怎樣做？它完成了那一些任務？那一些是它必須完成的任務而它却没有完成的？同樣，它現在做着一些什麼？怎樣做？那一些是它的優點？那一些是它的弱點？這樣做是否可以完成它可能而且必須完成的任務？只有完全清楚了這一切，我們才能夠考慮一種適當的對策，確定今後的工作方向，計劃今後的工作。

一個正確的工作綱領完全是必要的。這不僅不會阻

礙我們的文藝活動的發展，而且只有加強它，使它躍過自然發生的階段而成爲一個巨大的運動。這樣的一個工作綱領將怎樣產生出來，而且將是怎樣的東西呢？這必須是就上述諸問題考察的結果，同時也必須是各地文藝界同志們互相交換意見的結果，不用說，這麼一個工作綱領，今後在實踐過程中將會隨時被修正的，它決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硬化的東西；但儘管如此，我們却不能絲毫看過它的價值，因之一個工作綱領對於我們仍是非常的必要。我們必須馬上發動大家注意這問題，熱烈的參加討論，毫不保留的貢獻出自己所有的意見。

依我個人一點貧弱的意見，我以爲這一個綱領必須包含着如下的幾個要點：

（一）大眾的抗戰文藝的創造：在抽象的理論上，非大眾的抗戰文藝是不能存在的。抗戰的文藝同時必然是大眾的文藝。但現實的社會現象就不一定是這麼簡單，它複雜得多，同時也曲折得多。事實上，現在儘有好一些作品對抗戰真真有幫助，但它無論如何還不能說是大眾的作品。我們不能滿足於它們；相反的，我們必須指出，正由於它們不是大眾的，所以作爲抗戰文藝的作用也就受了大大的限制。這一矛盾是必須努力克服的。而要

實現這一必須實現的企圖，許多基本的問題如主題與方法的問題，舊形式的利用與新形式的創造的問題，技術問題，特別是大眾化問題等等，就必須一一加以究明，並在創作活動上作具體的實踐。我們需要一聯這樣的作品，它能更深入的更廣泛的反映現實，「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結合並提高大眾感情，思想和意志」。（伊里奇）我們需要提出如下的一個口號：「為大行的抗戰文藝的創造而鬥爭！」

（二）廣泛的通訊員運動的展開：這一工作，與創造大眾的抗戰文藝的工作有不可分的聯繫。這是文藝戰綫上新的力量的貯水池，憑着它，創作活動上的大騰利才有了保證。輕視文藝通信，報告文學等，是不對的。這錯誤不在於對它的形式的評價，而在於無視它的發展的動向，無視它會從較低級的轉化而為高級的東西。還有一點：所謂更廣泛更深入的反映現實，所謂真真成為大眾的東西，如何才能成為事實呢？很明顯的，這必須文藝真正生根於人民大眾的生活中然後才能成為事實。而文藝通訊員運動，它要求作家們深入到各階層的社會生活中，它擔負着從人民大眾當中提拔新人的任務就恰好是實現上述要求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由於它新的

文藝將以它的視野的廣闊（現實把握的廣度）勝於一切舊時代的文藝，因之它所盡的教育的作用也將是空前的巨大。這時候，文藝抗戰早已不單是觀念世界裡的東西，它已成為實實在在的一件事實了。

（三）組織統一而活動分散的體系的確立：首先必須說明：所謂活動分散，指的只是工作的方法而不是工作本身的内容。更具體一點說，這指的是活動的地域化。為什麼活動必須地域化呢？這為的是：要配合着抗戰所展開的形勢，文藝工作者必須分散到全國各地，分別建立起許多新的陣地，組織起許多新的戰鬥部隊來，以執行持久抗戰的艱巨任務。而事實上從前集中在幾個文化都市的文藝人，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去了。所以現在之提出這一點，無非是要使這種活動形態更加成為有目的的，使它更加確定，更加充實，更加發展。他一方面，正因為如此，我們同時就非常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組織。粗略一看，這兩者似乎是不但沒有邏輯上的關聯，而且還是有點衝突的。但實際上並不如此；相反的，這只是一個組織活動問題的兩面，它們不僅不彼此衝突，而且還是相生相成的。正因為作戰隊伍是分散在全國各地，它有許多長處，但也包含着一個相當嚴重

的弱點，這就是容易陷於失掉聯絡，各自爲戰的混戰狀態中。爲了使這一種可能的缺陷不致發生，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它，是一個參謀本部，同時也是一個司令塔；文藝戰線上總的作戰方針與計劃，可由這裡分發出去，達到各個較小的中心再轉到所有的支隊去，這樣，它們便可以根據當地具體的環境而分別執行；同時，各地的工作者也可以隨時把工作的情形、經驗，或任何的建議送到這裡來，與其他地方的同志互相交換意見。總之，「有組織的影響，意識形態的影響，才能獲得實踐的意義」。（藏原惟人）我們非團結起一切力量，組成一條鋼鐵一般的文藝戰線不可。

（四）批評理論活動的強化：如上述，文藝創作活動是落後於抗戰的現實的。但文藝上的批評，理論活動，更落後於創作活動。這正是當前整個文藝活動上的一大危機。爲了保證上述的幾種工作能夠順利地展開，我們必須趕快在這一方面努力補救，使批評，理論活動旺盛起來，並眞實成爲一種指導的力量。再就另一方面說，抗戰是一長期鬥爭的事業，它的勝利，不僅是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文化的解放的勝利；凡與此有關聯的問題，不論關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深化

，也是不用說的。爲了文藝科學的確立，即在戰爭期也不能一刻放鬆理論研究的工作，難道不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嗎？

以上各點，不用說即在平時也有它的必要。但我在這裡必須指出：正因爲從前沒有給與澈底的解決，所以現在在抗戰期中就更加迫切的需要去解決它。同時我也必須指出：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在同一課題上不僅有了不少新的要求，而且也給與了許多便利於問題解決的條件。這一切，我們都必須加以注意，然後才能夠得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和一個具體的辦法，然後才能夠使我們今後的工作有一個廣大的前途。

（選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文藝

陣地」第一卷第一期）

《〇七〇〇〇〇一》

【抗戰文學的】

「關於抗戰文藝活動」，是以羣討論「抗戰文學」的論文，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發表於「文藝陣地」的第一卷第二期。

敘說了抗戰初期的文藝活動狀況，然後做了深入的檢討，並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指出了作家爲抗戰應該作